

淵鑑類函

卷五十三之卷五十六



諸蕃畢集洛陽同唐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濟僭羅

倭四國畢赴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靡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不遣其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

遠邇悉奉琛幣東逾遼水重譯來附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王部十五用賢 責躬 入 戒懼 謀猷 巡行 望畢公

而善用賢入 東 之 國 東 賢 用 善 興 也 先王曰千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

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

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左傳曰舜

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

成命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

臯繇伯益尚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用賢

食三起 尚書曰高宗夢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
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 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
方之士是以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
四臣帝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芄芃棫樸薪之類
之毛萇注曰芃芃木盛也棫白桺也山木茂盛萬民得
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 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管

子曰桓公在灞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鴻飛而過公歎曰
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曰漢書曰高帝云夫運
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 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
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
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又曰晉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於是辟掾屬百餘人刁協卞壺陳頽庾亮等皆與焉。又曰周顛奔琅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又曰秦以王猛爲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

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宗又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閣下號十八學士。又曰帝召馬周未至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又曰帝嘗曰朕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宗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慎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宰相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內相。又曰憲宗以

裴垪爲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躡躡爲輔相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以成元和之治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扈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通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又曰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爲相殊平居好賢

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又曰仁宗用文彥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元史曰仁宗即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

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
闕同議庶務。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
官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住爲相謂之曰乃祖木華黎佐太祖
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住再拜曰臣
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耳。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
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
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又曰仁宗即位進蹇
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

並兼職如故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
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又曰仁宗賜蹇
義楊士奇勅內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又曰孝
宗經筵畢召內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
羣臣奏本付溥等面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答。又曰劉大夏嘗召入內廷奏事至御榻前
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內臣皆退避不與聞也。又曰都
御史載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因奏
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

下情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入

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大夏蕭事因奏

士轉用賢二求賢優賢附與閭山曰猶

原賢者國家之器用欲霸王者託於賢說三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書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書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書任天下智力魏志東以聖賢者為牧上賢

下不肖周書貴人而賤祿禮記善人在上國無幸民左氏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並左氏任能禮記使能禮周任才

尚計吳志知人拔善虞預或以言揚或以德進禮記

任賢得人表後漢舉不失德左氏拔奇取異不問僕隸

漢武帝命取士於賢不拘卑賤陸凱唯其任也何賤之

有左氏急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典論收天下之

傑管子朝九州之俊桓譚收禮名豪晉中網羅羣

彦潘岳探海出珠舉網羅鳳而羣士慕嚮俊傑來仕曹植

平杖策北渡東觀帝鱗集帝宇曹植正迎龍鳳於廊廟抱朴

三登俊乂於壠畝王粲林無被服山無韋帶張景陽

藪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劉向河濱無洗

耳之士曹植淵藪無不收之歎傅元高宗夢傅說

書文王見呂尚伊中樂以幣聘伊尹孟子設壇拜韓

信漢書呂尚牧渭濱樂道出獄吏後漢書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班彪王命論二老

歸周四竒入漢揚雄士舜駕五龍漢鼓六翮抱朴子漢用

三傑漢書魏基五雋葛諸林使四面從五聖黃帝顓頊

年十五而佐黃帝帝譽年十五而佐帝顓頊子黃

帝舉風后力牧史記舜左禹而右臯陶大戴禮使少皞

主金使祝融氏主火越記以句龍為后土命重氏

為南正古史考分命羲仲宅隅夷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申命和叔宅幽都尊任伯禹

尊顯之官並書處羣臣之上諸葛亮表分掌四方各如已

視帝王世紀輔佐不阿淮南子智竭其策漢書無勇奮其威

虞丘壽王論同心同德書同德度義左氏得力牧而為

五帝先漢書晁錯策得咎繇而為三王祖漢書舉后稷民

除四死謂饑寒勤苦問鬻子民得四生詳帝治十夫帝翼

書九才亂武七順五賢興邦二八登帝魏文與曹洪書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

張安世趙充國並漢書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帝王世紀其惟

章家用平康寅亮天工並書佐化於外帝王世紀其惟

吉士相我國家下既獲仁人祇承上帝申格于皇天之

格于上帝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並書基藹藹王多士

帝王部

用賢

七

萋萋臣盡力爾雅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公侯干城公侯腹心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並詩衛青在位淮南不敢謀漢書子曰有疏附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先後子曰有禦侮詩如石投水河

潤九里東觀冀得其澤莊子魚有水蜀志鳳有翼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左氏天下之士多就之孟子俊又在

官罔匪正人書六官之長皆民譽左氏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書鳩彼晨風鬱彼

北林翩翩其羽亦集爰止振鷺于飛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肅肅兔置椽之丁丁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五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並毛詩增選舉英才無拘

定制漢胡廣英能承風俊又咸事後漢書拔巖徒以為

相載釣叟而師之預虞鑒嗇夫捷給之對不思絳

侯木訥之功漢韋彪聖主賢臣世以致理漢胡廣天下

喁喁仰其風采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蹇辭舉措稟其程式並後漢書用人當用其

所長元許衡用賢轉石漢劉向用君子則治元世祖時

篤皇太子遣人問疾因問治道希人主用忠良久益

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唐楊嗣復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宋王曾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宋杜

帝王部

用賢

用賢

範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元世祖置集賢館命阿魯渾薩理領

之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

過望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

內冀帝見之帝果還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

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

不至况欲知人堯舜猶病唐李用賢人主之事李

損之乎 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人請是 召諸賢於散地宋

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 宗二十六年躬親政事收 其一時譽望收召略盡宋理

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宋

宗 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唐文宗時 大設此待天下賢士

語 唐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 非敢望拔十

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 得五謂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又於科場中非敢

謂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又於科場中非敢 其為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唐文宗時 而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詠二名 有德老儒請

徵用之元英宗時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

適副朕且大用權尚書高宗曰朕且大用何權為

朕心 布衣不次進用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 下列實

諸要途宋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 宰

相豈盡由科第宗周世 宰相須用讀書人宋太祖語 寓意

潘溪宋太宗曲宴後苑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未 予前席真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

注想元老唐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以裴度 渴想

帝王部

淵鏡類考卷五十四

用賢

九

儀刑宋神宗以安石為欺復召馮京知樞密院京猶

恨致用之晚宋太宗於呂端驟被致太平必斯人旦

嘗奏事退真宗曰送之曰自舉無先容唐太宗曰古

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非由左右言宋英宗以唐介為

朕自舉之無先容也聞其彊幹召還張詠在蜀太宗

卿在先朝有直聲故惜閒卿於彊健時辛次膺拜御史中丞朝德

為樞密受命而來喜於得賢褚亮事薛舉舉減秦王謂

於彊健時方美官缺每欲用卿明皇以蘇頲為中書侍郎勞

賢宰相議無及漢高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賢亦資

者朕為卿恨暴莽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賈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晉書左禹

右臯陶不萊堂而天下治類經夏禹得臯陶為三王

祖齊桓得管仲為五霸長唐太宗帝定禍亂而房杜

不言功直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

杜濟以文書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曾兼

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

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

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

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王汝得象殊重慎微密

章得象晏殊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賈昌惟汝仲淹汝誠

帝王部用賢

子察范仲淹

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富弼

曰行汝來汝子

黃髮杜衍

予早識琦琦有奇骨韓琦

惟脩惟靖立朝轍

轍歐陽脩

不素相之後舍忠履潔王素

襄雖小官多聞

予徹蔡襄

仁宗朝杜衍韓琦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

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不剛正如魯宗

道言質直如薛奎

英宗時司馬光言

冰鑑則有王恕彭韶

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

章則有王整丘濬

天刑憲則有閔珪戴珊

明孝宗朝原求

賢帝咨四岳

明敷及陋其敷求哲人莫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

開求賢之路

求賢如不及漢書我

求懿德

詩

無幽不求

天賜賢人

夢帝賚良弼並書

興能進賢

周書

舉賢

禮記

舉佚民

書

贊傑俊月令

聘名士禮賢者

月令

舉賢良文學

漢書

舉爾所知論語

枚卜功臣入聿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

並書

一饋七起

詳勤勞篇

一食三起帝王世紀

祇方欲興文武昔每食未嘗不在鉅鹿

漢書

仰山董子

側席

後漢

障賢者死

尸子

增

天下之士騷然而至齊威

桓公

桓公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

晉書

白駒皎皎不離風塵

東帛芟芟榮高物表

唐蕭至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漢舉孝廉詔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孔融薦禰衡表求賢暫勞垂拱永逸任昉白東帛未賁於丘園

蒲輪頓轂而不駕晉虞預天比下詔求賢而又搜逮

所遺唐德宗豈借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唐李絳言天生

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宋崔與之止得求名文士難

得有道賢人唐關播謂德宗曰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

巧舉士何以副求賢之意金世宗謂宰臣曰朕在位日

選邪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之材何副朕求賢之意世宗又曰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遺逸皆見旌異

遺逸皆見旌異宋理宗親總庶政求因民望而並招之

理宗時臣僚多乞召還魏了翁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元阿魯渾薩理勸世祖治

元英招致山澤道藝之士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

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之士明太祖命學士詹同等十人手詔趣召宋孝宗

召辛奉詔求賢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

次膺又薦趙孟頫等二十求賢三十年元世祖嘗謂朕求

餘人帝皆擢置臺憲求賢三十年賢三十年惟得寶

漢卿及李王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

乃能致難進之賢明英宗聘處三求賢圖治宵旰皇皇

羣賢偕來布列在位明宣宗原優賢就賢體遠

尚有德禮尊有術漢書聖人養賢大烹養賢易

禮下賢者史記外禮宰相漢書待以殊禮東觀漢記待以

師禮樊英列傳待以客禮楊彪云天子交匹夫孟子周公

下白屋家語五耦而式大戴禮三顧於廬蜀志軒轅膝

行莊子文王趨拜上親執轡書釋旄繫鞶帝王世紀

拜於牀下詳帝德每為之拜魏志不冠不見漢書攬履

而起邴原列傳遂至車前書引登御牀世說峻邀入輿

臧榮緒晉書為掘新井管子為設虛坐吳志子陵俱卧耳

典略子太非吾吏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晉中書式

商容廬帝王世紀君其力就會魏志終祿其身嵇康高士傳

封比干墓書載自臨喪帝王世紀增急登賢之舉虛降

已之禮後漢書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漢郎疏唯恐

禮之不重晉皇甫謐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淮南子側席

以求光武側席下車而揖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

而下車傾身禮之王景略有王佐才符堅傾降寢殿

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得失後漢書引至卧内唐太宗嘗

內魏徵至卧賜坐詢事宋真宗時种放見於見必

為興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入屏不趨贊事不名

漢明帝於包咸以輩行呼而不名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

而不錫以几杖漢包賜延年杖魏文帝引故漢太

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勅賜尚書

帝王部用賢

祿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壽御書得賢頌宋虞允

密使復為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於唐德宗解衣衣之陸贄

主得賢臣頌以賜孝宗又為製跋告其院章妃從會

覆以禰袍韋綬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章妃從會

寒以妃蜀禰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

袍覆而去庭為納陸宋真宗每見呂端肅然拱揖

廷陞峻特鄉改旌賢宋仁宗改王曾鄉名曰旌賢鄉

令為納陞鄉名曰旌賢鄉

增通鑑曰漢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得董

仲舒策天子嘉之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

又曰上雅尚儒術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又曰詔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

請為博士置弟子復其身能通六藝以並補文學掌故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

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又曰宣帝時張敞上疏勸上游

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司馬光曰光武紹恢前

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

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

郡縣吏咸選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

哲通鑑曰晉南渡初征南軍司馬戴邈請篤道崇儒以

勵風俗從之始立學又曰晉范甯好儒術嘗謂王弼

帝王部

崇儒

崇儒

古

風餘俗至今爲患。又曰齊高帝問爲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曰魏顯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又曰張復穎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及即位召見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復穎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穎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已力罪也帝大悅。又曰高宗顯慶中劉祥道陳六事其末曰唐有天厭四十年未嘗舉秀才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張說倡之。又曰明皇爲太子時褚無量侍讀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宋史曰太祖復以寶儀爲學士嘗召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

進帝索冠帶召入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實又曰太宗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又曰真宗謂陳彭年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

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真宗爲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一又曰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又曰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又曰渡江以來進退合義以胡安國尹焞爲稱首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章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未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

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又曰寧宗即位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及

即位趙汝愚薦之召入經筵宋史曰理宗即位杜範上言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通鑑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
祀以示褒獎之意自宋史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
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
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
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
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又曰理宗召真德秀還以
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
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上欣然嘉納世宗金
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

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
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元史曰憲宗時高智耀入見言
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
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
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通鑑
曰元楊惟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
許衡爲國子祭酒宋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
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
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其又曰有問夔夔者曰
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

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於
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且儒者之
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
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
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
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召
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 又曰
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
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自以為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

文閣謂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所職務朕欲得學行
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
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蹇義復舉學錄楊敬等
皆命直弘文館

增為世儒宗 東晉初立賀循為世儒宗明治天下匠

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
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 百代絕學之倡 宋開禧初

周敦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 道學非程
議賜謚其後皆得賜謚寔自希夷發之 正學遂明於
氏私言 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

帝王部 崇儒

後世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仁

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宋仁宗

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表章此二篇風

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亦開

濂洛道學之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於理宗曰

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元仁宗嘗與羣臣語握拳示

綱常如此其固也仁宗講學闔戶讀論語趙普晚年

之功如此者皆李孟故之也闔戶讀論語手不釋卷

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終身

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誦聖言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

誦之可也身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

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卿勵志講學緬懷

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卿勵志講學緬懷

典刑熹太師詔初登大寶招徠者儒劉光祖疏篤

道崇儒以勵風俗晉元帝時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宣明

宗諭楊宜近師儒宋仁宗時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

士奇等宜近師儒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

褒表老儒理宗初立詔儒林舊德宋趙師民在經

補外帝自寫詩寵尊寵儒臣曾公亮擢天章閣待制

行仁宗以儒林舊德尊寵儒臣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

服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渴於相見胡安國入對高

渴於相見何從容咨訪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

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

從容咨訪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儒者逢辰之幸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邢昺

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儒臣入省議事元世祖時右

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儒臣入省議事相安童請令

帝王部崇儒

儒臣姚樞等入 **白衣對崇政殿**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

省議事從之 胡瑗授校書郎 **就寢起讀終篇** 孝宗時朱熹投匭進

政殿 終 **咨時務訪治道** 明太祖進攻婺州由寧國道徽州

道 治 **北面立而問道** 周主養老於太學 **當用經術明**

於 **大誼** 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

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

中書舍人陳騏駁之孝宗批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

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 **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 元

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 宗時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

儒士成才者請擢任之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

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 **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 宋太

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武臣盡 **天子禮樂之司** 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

令讀書 宗 **天子禮樂之司** 擬太盛無益國家議白罷之

張說聞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今陛下崇儒

向道躬自講論延置豪俊則麗正院乃天子禮樂之司

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 **翰林深嚴之地** 宋太祖曰

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 **翰林深嚴之地** 翰林深嚴

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

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

意 **詳明禮樂** **博涉典墳** **為儒學之宗師** **乃薦**

紳之領表 周世宗留 **闡揚文治** **儒學嚮臻** **周巖**

廊以聘隱淪 **盛科選** **以來才彥** **與天賦** **平** **因** **於**

勤勞 **書** **青** **益** **之** **能** **效** **勤** **勞** **金** **宮** **之** **清** **對** **指** **畢**

原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

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玉屋而受丹經到

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

帝王部 **勤勞** **三**

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元素二
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天澤之辭
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
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升龍以高濟與天地乎罔極 史
記曰黃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
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
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
以師兵爲營衛 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爲司空繼鯀
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

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之又
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
隨山刊木乎治水土定七百國鬻子曰禹飯一饋而
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閭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車符子曰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
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
君之勞矣曰增通鑑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於永
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

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勞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勵精爲治魏唐書曰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假羣臣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汗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禹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

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宋史曰太宗孜孜爲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昃未遑御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又曰真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思又曰孝宗清燕每

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
朝政闕失民情利病又曰嘉定間范鍾為崇政殿說
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通
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
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公良古問察其論否
勤勞二 又曰魯論天子以晝日野陣文宗命
原惟德之勤慕克勤于邦與民用勤勤思勞體

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祇勤于德夙夜弗逮 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 自強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救

水越絕 悶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帝王世紀 湯不棄尺日

晝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

于位而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僭不

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冠掛

不顧砥柱銘 荷鍾戴笠 山櫛風沐雨 簪墜不顧 身

執畚鍤 自操耰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燒不

暇拂濡不給旋史路 手不生爪脛不生毛 股無跋脛

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候朝 身親其勞 肌色奸

帝王部 勤勞

黜手增舊勞于外 其勤王家書 良味旦丕顯後世猶

怠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傳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李絳對此豈王安寢時後唐張承業謂晉王夫勤心庶政日有

咨詢宋孝宗上憂勤如此今何可不言李浩言憂勤

於路朝之頃 切劘於廣廈之間理宗時李宗勉建言

記明而即行金宣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未明

而朝日昃始罷明太祖怠荒是戒厲精是圖明孝宗時

健上言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

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明太祖夜分五鼓猶閱章奏明世

脩元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五鼓猶閱章奏宗雖

代田務農高祖北命農勉作並耕而食以勸農也

原務農重穀國語威戒農用紀農協功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國語威戒農用紀農協功

興鋤利氓 農天下之本漢書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

食為天史記不耕受其饑詳帝治咨十二牧食哉惟

時尚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尚書嗟嗟保介惟莫之春詩告布於萬民說乃

疆乃理乃宣乃畝田命我眾人序乃錢鏹 歲事來辟

稼穡匪懈詩景明時播草木禮播時百穀尚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詩初開藉田王隱晉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禮記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月令天子親

耕穀梁躬耕勸農風俗通天子三推月令為大田張衡

賦云藉於千畝之田潘岳為藉千畝禮記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詩躬三推月令春發止千畝以帥萬國許昌

宮賦田云冕而朱紘禮記履文鳥佩明珠陸注太平神農

親耕詳帝禹稷躬稼論語耕於鉅定漢書耕於鉤

看漢書昭紀上耕於鉤看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

增本立而太平可議唐李渤言農國之本農事不

脩則樂土為墟晉王農桑衣食之本元仁宗當以

力田為先宋辛棄疾言於孝宗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

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當使之耕耘織紝

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唐韓琬言貞觀永徽之

唐劉農不勸而耕者眾唐韓琬言貞觀永徽之農勸

農耕作宋太祖諭慮失播種宋真宗幸太一宮大雪

之兆弟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弭兵輕賦專意於農

祖敦本務農屢詔勸助宋仁勸農桑教紡績遼太

務本業抑游手金太農月常務一切罷省唐明皇

月州縣常務農勞之時戒飭省事宋仁宗詔孟夏農

飭州縣省事母或追擾以妨農時宋仁宗母淹刑獄

勸民力田以妨農務遼聖條晰勸農之績宋真宗詔舉親民之

績以為殿學校農桑之績明太祖勅中書令有司考

最黜陟學校農桑之績違

帝王部

崇善貢卷五十四

務農

三

者降 **置勸農司** 宋真宗時錢彥遠疏本朝轉運使提

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

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糧官先以知州為長官通

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 **立司**

法勸課歲終農隙轉運使考核之第其賞罰 **立司**

農司 元世祖中統初高天錫謂丞相索羅左丞張文謙

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以天 **設營田使** 明太祖渡

錫為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 **設營田使** 明太祖渡

才為營田使諭以脩築隄 **遣巡郡縣** 明文皇詔每歲

防專掌水利分巡各處 **遣巡郡縣** 遣人巡郡縣凡

歲之豐歉民之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休戚欲周知也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名為勸 甄賞宰相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

勿奪其時而已 **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 **立農師****

期會而已是乃妨農何名為勸上是其言 **立農師**

宋太宗令民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

補為農師蠲其稅役民有急於農務者農師察之 **立農師**

置田鼓 明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 **田家詩** 後唐明宗

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對曰穀

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其言 **豳風圖**

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豳風圖**

明宣宗得趙孟頫 **豳風圖** 耕夫記 明宣宗道錄其語

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之壁 **耕夫記** 明宣宗道錄其語

作耕 **織婦詞** 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 **農**

夫記 **織婦詞** 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 **農**

桑輯要 元世祖憺憺於農桑一事 **景德農田勅** 宋真

丁謂等參詳刪定 **農器勿算** 真宗時呂夷簡初知濱

景德農田勅五卷 **農器勿算** 州代還言農器有算非

所以勸力本也遂詔 **旬上雨雪** 州旬上雨雪 **早歲**

天下農器皆勿算 **旬上雨雪** 州旬上雨雪 **早歲**

習知稼穡 遼興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元世祖謂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侍臣曰朕

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 **觀稼**

帝王部 **務農** **觀稼**

帝王部 **務農** **觀稼**

帝王部 **務農** **觀稼**

於郊一歲再出躬耕籍田以先天下宗宋仁宗命藏微

時耕具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

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命圖所歷艱難明太祖命圖

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

耕夫織婦蠶女之形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

采陰晴豐凶候驗之說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憂

其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

歷農家洪武間園丘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因命左右導

知農之勞乎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

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

汝知道中耕耒明宣宗道中見耕耒者以數騎往

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召觀稼於後苑宗幸

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朕作此殿不植花卉

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

而歲以種麥欲知稼穡之不易也又哲宗召輔臣觀

苑後饗先農於東郊高宗親饗先農於

虛文明太祖曰耕籍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

其生養非秉耒貴有實心明宣宗時禮部進籍田儀

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謂侍臣曰先王

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七斤教坊雜

仗明孝宗即位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

以此瀆亂宸用田家典故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

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

帝王部

耕籍田

務農

籍

田頌貞觀初太宗既耕籍岑文躬耕籍田宋仁宗

張士田頌本奏籍田頌文致華瞻

責躬田家典

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山崩川竭為之出次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萬姓仇予予將疇依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禹見罪人問而泣之湯旱而禱

成王思慕剪爪截髮湯旱而禱

卒蕪敗麥犯者死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捨宮

寢列子云黃帝憂避正殿鍾離意別傳山崩川竭

君為不舉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天地有災

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年不順成食無樂

大侵食不兼味凡日月食令去樂四鎮五

嶽崩令去樂大怪異裁令去樂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令弛樂大災令弛樂大臣死令弛縣

山崩川竭為之徹樂大札素服大荒素服

災素服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湯之救旱

素車白馬白茅以身為牲當此時也絃歌鼓舞止

降服垂纒增旱蝗責躬

帝王部

增旱蝗責躬

責躬

元

救災異責躬宋英宗治久旱責躬金章宗以久旱

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責躬脩德宋仁宗

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責躬脩德宋仁宗

犯歲星又犯執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元仁宗時京師

法余靖疏言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又左丞相多疾疫

帝自責明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言彗星之異由臣

日大雪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言彗星之異由臣

等不才所致願大朕今聞過朕亦當自戒恐不免

避賢路帝云大朕今聞過朕亦當自戒恐不免

斯過並唐痛自悔太宗云昨責王痛自悔答宋吳

高宗專務脩痛自悔太宗云昨責王痛自悔答宋吳

德痛自悔答痛自悔太宗云昨責王痛自悔答宋吳

臨安火草勅引過明仁宗命楊士奇使知朕悔過

迫太廟草勅引過明仁宗命楊士奇使知朕悔過

之意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朕嘗

自思豈能無過金世宗嘗謂宰臣曰朕方前代明君固

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

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與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德宗幸奉天陸贄言今盜徧天下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

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

以久旱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宋仁宗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

已之文石晉少帝塞河決欲刻石紀功揚昭儉諫止之擣翰頌美不若頒罪

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

四方不以為信宋高宗時滕康上言

戒懼一

原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

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

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為善則

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

穀亡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

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

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

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

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

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增通鑑曰漢光

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胡致堂謂光武此詔脩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

帝王部

帝王部

戒懼

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日又曰宋
璟上言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
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
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
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
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其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
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宋史曰太
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
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

稼穡之艱難卹物安人以祈元祐又曰仁宗時日食
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
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
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
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又曰英宗治平二年以兩
災詔責躬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
其後曰兩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脩天又曰熙寧七
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
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
不足擾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

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耳。元史曰世祖至元末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太赦下詔曰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翦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和日會

五夏戒懼

和吉血

與隆前吉

賢謝不增

原孔甲有盤盂之戒

蔡邕論云

武王有戒慎之鞫

呂氏春秋

大臣不可不敬小臣不可不慎

禮記

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以恐懼脩省

易

乾乾夕惕

東觀漢記

栗栗危懼

尚書

湯誥若火燄燄與若殞深淵其若陟深山人凜乎若馭

朽索罔若蹈虎尾夙夜祗懼不敢荒寧

明德慎罰

克慎明德勤恪謹天命入克慎天戒

並尚書

不天命靡

常畏天之威

毛詩

弗寧帝命罔罔有逸言

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

易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易

平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

天道福善

書

月盈則食

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

湯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

東觀漢記

君不

密則失臣機事不密則害成言出乎身加乎民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並書

雖有周親弗若仁人見爾前慮爾後

大戴禮武王鑑銘

無

私於物惟賢是與

注王弼

不用其道不棄其人

小事弗寶遠物弗惟逸豫惟以亂民

書

與其

溺於人寧溺於淵

大戴禮盤銘曰云云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喪德玩物喪志厥監不遠在彼夏王

書

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

詩

咋舌血

英雄記曹操與劉備言

覆觴不飲

詳納

諫增天意丁寧以戒

宋真宗將東封孫奭諫曰昔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

與以爲賢主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

惟天所致富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止心使輔

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

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虞世南言

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

亂之主莫吾若也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

爲是乎吾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

魏徵

正

當戒懼脩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

金章宗却尊號

少有憂勤

足爲警戒

宋真宗時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參知政事王旦謂相李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戒懼

言

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水旱盜賊日取奏

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水旱盜賊日取奏

聞旦又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入主少年當使知

甲兵祠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密禱禁庭之跪立殿下

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宋英宗時

宋仁宗遇水旱必夙側身脩德以應天戒宋英宗時

夜精心密禱於天未側身脩德以應天戒宋英宗時

帝憂之同列請勅邊備呂公弼曰彗非小變陛日慎

下宜側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真

一日惟懼不終士上畏皇天之鑒臨下下憚羣臣之瞻

仰並唐太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宗

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邊鄙

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

也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入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直言不聞深可畏後唐明宗

時康澄疏

原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

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

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王隱晉書曰武

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為

戰備孫皓面縛輿櫬降增唐書曰太宗與晉陽令劉

帝王部

謀猷

謀猷

謀猷

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曰又曰肅宗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兩軍繫其四將之策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

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又曰真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合議請帝幸澶淵而議者闕然二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圖者準力陳其不可堅定前計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曰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

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漢圖並取而大呂與亂幸安信未與王河樓策曰不可謀猷其信又曰表宗始與高宗之志首臨登野

原作事謀始易曰信誠好謀漢書又曰三聖合謀操琴

僉同書其治多撥略魏志親入閭巷即賢人謀谷永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東觀漢記於樂王師遵養時晦毛詩納

五音之策抱朴子量敵受勝東觀漢記因事設奇東觀漢記我取天

下可不以萬全漢書圖畫成敗皆從所言東觀漢記從命者

克捷違教者負敗魏書畫蚩尤像以威天下詳武為

鳥銜書以感殷人呂氏春秋獨車渡河漢書以少敵眾魏武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世說交馬而語不及軍事魏武

增引為謀主唐太宗於翊輔謀猷明楊士奇歎其遠慮

宋陳康伯謂梁克家謂梁克家時躔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

謂梁克家謂梁克家謂梁克家時躔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

謂梁克家謂梁克家謂梁克家時躔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

謂梁克家謂梁克家謂梁克家時躔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

謂梁克家謂梁克家謂梁克家時躔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

謂梁克家謂梁克家謂梁克家時躔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

謂梁克家謂梁克家謂梁克家時躔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

帝王部

洪金卷之五十四

謀猷

三

宋薛奎稱明鑄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宋富弼論必有嘉

謨當告之以達朕元世祖用安童為右丞相諭許衡曰

當先告之以達朕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汝有嘉謨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宋仁宗時夏人寇邊寇準張

以通謀議帝然之遂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

密贊大計元世祖在開平時商

參預謀議明太祖於密贊大計太祖初應聘

與參帷幄明太祖增預謀帷幄動中機

會元世祖時參謀帷幄明太祖增預謀帷幄動中機

親密莫知明太祖時至劉基所屏人語

答甚密明太祖於畫畫大射以天不

原時邁詩序云時邁巡立翔行穆天子傳云堯亭王

秦履南徐射魚史記射蛟漢書雲蓋山海風車

望翠蓋漢書舊儀云載青旌禮記云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前有驚獸則載登威路崔駰頌云於是乘

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駕蒼龍禮云乘鸞輅駕蒼龍

輅駕白駱乘架龍鼉紀年云駕龍鼉以為過鳩鵲

文選云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注曰皆宮觀名

也張揖曰此皆漢武帝建元年中所作在雲陽甘泉宮

外之後書云後我君來漢文待有功待諸侯

功進考制度乘兩儀郭象駕五行傅元駕象車

帝王部巡行

韓飾玉輅劉舞九馬經山海駕八龍楚辭登龍舟

班固乘鳥舟穆天汎樓船漢武帝來浮文鷁司馬相如求

仙人漢書見玉女嵩高因名山禮名山書漢祠魏

公漢書問樂後史記至朔方史記歷鳴澤漢書問

三老東觀饗六軍魏書道舊故史記問吏民漢武帝在

靈囿宴華池魏文帝先王征王者應入列豫章

傳觀風設教張衡視典披圖青舉功行賞史記省方

觀民易至羣玉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至羣玉之風升

大比陞穆天周流八丘淮南周行天下春秋巡行

邦國歡悅吏民東觀造於祖禰孔叢格於藝祖書

清道案行杜預清宮後往漢書巾車飾路劉衛

官填街漢書舊儀衛官雲旗逶迤離騷羽蓋葳蕤沈

乘龍西濟戴輿服東巡靈龜負書鳳凰覆土

並韓舳艫千里漢書旌旗百里魏志黃西登隴首漢武帝

北出蕭關史記黃東巡碣石漢書北升孟門穆天曝

書羽陵穆天藏書策府望祀九疑史記望祀蓬萊

漢書祠孔子宅東觀祭橋元墓魏武帝登單于臺漢書

遊大樂野山海經舍于珠澤東遊黃澤飲于枝詩

觴于瑤池並穆天殺陵風雨春秋犬戎雨雪穆天

云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答王母謠穆天子傳

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帝王部 巡行

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漢武帝秋作秋風辭風辭曰泛

天子謠云云天子答之云云漢高祖新豐起舞

樓船今漢高祖置酒沛宮漢高祖載之後車從

史大過沛作歌漢高祖過沛作歌曰載之後車從

在屬車漢武王行洗乘石禮周已駕僕展軫禮人皇

駕六羽神農駕六龍春秋伯萬御二龍括地穆王

駕八駿穆天子傳黃帝馭紫蚪符帝堯駕白馬略典神

農出地輔春秋黃帝極天衢孫綽黃帝合鬼神帝

響通風雨韓宿崑崙之阿穆天適昆吾之丘符

觀黃帝之宮穆天飲丹巒之山抱朴升長松之澄

登於宜軫之鄭升於長松之澄坐鳳凰之堂聽和鳴車飲左驂之血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飲白

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飲白

鶴之血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馳千里至於臣蒐

之潼以洗天子之足注曰所以飲高祖自擊筑史

血益人悉力潼乳也令肌膚滑高祖自擊筑

明帝御墳箎東巡北而羣鶴見漢居山而鳳凰集

劉珍祀四岳懷百神升春山望四野秉玉戚

方玉車揚執白圭獻好錦穆天觀舊廬祠舊宅

觀河洛受圖書帝王乘雲閣而上下揚步雕輦以

周遊沈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千乘方轂萬騎

龍翥應貞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戴南登熊山東至

九山史風伯進埽雨師灑道韓雲師灑路雷公驚

帝王部巡行

帝王部巡行

蹕劉楨遠祖前驅松喬夾轂孫綽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韓子至琅邪臺上鄒嶧山史記祭於鐵山祀於郊門

穆天子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操軼劉珍吐風伯於

南北呵雨師於西東揚雄為度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肆心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為諸侯度詩以止王心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以獲沒於祗宮遊海齊景公遊海而不歸天畋洛太康

有洛之表罔逸大禹謨罔遊于書不歸上詳而遊赤水

十旬不返帝黃帝休元池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元池天子三

曰樂登荆臺楚昭王登荆臺而遊蘭臺楚襄王遊

池有風颯有遊豫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

然而至然有遊豫之業無荒亡之行桓公再拜曰寶法

言注其無怠荒書無怠露威靈長楊賦云樂遠出

法可寶無怠荒書無怠露威靈而露威靈數搖動

而勞軍旅非樂佚遊語論春原秋補管子曰先王

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

注原察也不本謂不脩本務也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

也春遊秋豫文選云春遊以收成觀豐年之多徐增

幸昆明習水戰唐高祖行邊塞飭武備明宣宗九年詔

戰必危今穡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幸西京宋太祖

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駕出居庸關幸西京宋太祖

於南郊幸上京金世宗幸上京宋太祖幸終南謁老

子祠唐高祖河決幸白司馬坂唐太宗時河溢壞陝州

視高曲阜祀孔子唐高宗命幸孔子宅明幸叔梁堂

宋真宗詣文宣王廟幸叔梁堂幸孔子宅明幸叔梁堂

梁統堂分奠七十二弟子幸孔子宅明幸叔梁堂

帝王部幸孔子宅明幸叔梁堂

巡行幸孔子宅明幸叔梁堂

問帝丘唐德元

贊封禪事與李勤皆為使高宗次濮陽問何謂
帝丘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
立賜所

過高年粟帛唐太宗所經命存問高年明成幸所過免

今年租賦之半唐高宗賜文武官階勳爵帛明皇如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瑞草然後省方

宋真宗時孫奭言古者國家無事省方以時明永樂

幸思念保民故有此行明宣宗三年車駕巡邊論諸將

夕思念保民一幸汴梁再幸中都明太祖定鼎幽

都北巡者三明成卜遷顯陵南邁者一明世漢武

帝睢上祠明皇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張說見帝曰

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唐太宗征遼處明宣宗五

帝從其言過祠后土乃還

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

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

所喪不少帝祭所過丘陵墳衍開元五年帝將幸東

王之鑒戒也祭所過丘陵墳衍都褚無量上言虞舜

高祖秩山川祭所過丘陵墳衍都褚無量上言虞舜

山祭所過丘陵墳衍都褚無量上言虞舜

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奏所過地志風物真宗祀汾

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奏所過地志風物真宗祀汾

騎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明宣宗嘗問儒臣曰古者帝

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

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一年

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然成周十二
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若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
廣欲行時巡即駕而西明皇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
之禮難矣即駕而西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
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之曰二都本帝王東
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可也
帝王部

帝悅即駕而西停封不果行唐太宗時屢詔有事泰山皆停封不果行本畏卿遂

停耳魏徵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闕南原天仗

仙衛皇儀帝容從遊必蹕盤遊無度崆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

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入周王无圃之前

猶驂八俊信度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帝悅即

停耳

仙衛

增堯

而巡洛

猶驂八俊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停封不果行

皇儀

帝容

瑶池

舜以甲子

夏后瑤臺

信度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唐太宗時屢詔有事泰山皆停封不果行本

向聞陛下有闕南

從遊必蹕

舉觴漢武之宴王母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入周王无圃之前

信度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原天仗

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鷲鳥不
 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
 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一千歲阜歷也諸北僖耳之國莫不獻其貢
 職皆北極之夷國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
 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尚
 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

后稷播時百穀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為士典刑惟
 明倬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
 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又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
 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
 邦作乂庶績咸熙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
 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
 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
 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
 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

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漢書曰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

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增通鑑曰唐太宗二十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諸部皆願內屬上喜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諸部隨之上為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又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為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靈又曰：憲宗時裴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唐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矣。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又曰：太祖九年

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又曰：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帝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繼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元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為極盛。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

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昔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
 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為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
 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
 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其心以文事繼國賦對至長故文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曰舉而措之事業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功侔太古功冠往代濟世之功主因
 時立功言戡定厥功九鼎勒功告厥成功中九功
 惟序九序惟歌天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又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煉五色石以補蒼天
淮南鴻烈解云

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斷鼈足以立四極又云鼈大
 鼈戴山下其何足以安之是也不殺黑龍以濟冀州又
 黑龍水精也力牧太山稽殺之以止無積蘆灰以止淫
 雨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補五帝之漏目綴
 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補五帝之漏目綴
 灰以止淫水為淫水
 三后之頽綱表正萬邦網紀八極逆氣傷民絕
 止之陰陽沈壅竅理之奕拯民沈溺天子急務剖
 判太宗竅領天地門理日月之行豐治陰陽之氣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甄度四海疏江橋川平
 均土地東度九州分九州平開九州導四瀆植
 九藪鑿江而通九路紮九河既道九川滌源大治

帝王部

洪金卷四卷五十五

帝功

五

梁及岐浮濟達河淮沂其又首蒙羽其藝然大野

既瀦東原底平原隰既平開泉水既清四三危既

宅三苗丕叙衆鑿昆龍開呂梁脩彭離隄弱水

辟伊闕決龍門開玉匱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增**功蓋天

下率土歸心唐太宗功德炳煥號稱賢君宋太宗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韓愈在位長久令名無窮遼聖宗踐阼

挈彼疲民轉之富庶邊烽不舉外戶不扃宋太宗時趙普

言振立紀綱脩舉廢墜元仁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

之邦遼太祖主定議歲幣南北弭兵真宗澶淵之役定

弭兵南北講好與民休息金世宗黃順天乘時濟羣生於

艱難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

此非爾元世宗典章文物粲然成一

代治規金章宗興元聖功唐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李

憂勤機略唐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主上憂勤機略

原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曰軒

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為營衛帝王

帝王部
武功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
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
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
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
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
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
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
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
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
萬邦皆為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股八
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
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
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
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
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
則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前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祀

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南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怨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檐王韞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韞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韞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劒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又曰武王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又

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軍
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遂與師渡於
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
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
箕子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
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于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紂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
俟天休命王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
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

足酌酒鬱搖

鬱搖喜貌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

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
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
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
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
刈單于之旗剿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
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
虜以萬計旣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
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
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東觀漢

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
盛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
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
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
重有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
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
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滄水爲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兇靡餘魏志曰初
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

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增通鑑曰
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積要
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
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
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
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
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元帥衆八萬拒
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
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

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
梁成阻澗爲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
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
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
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
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爲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唐書曰唐兵至霍
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
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
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
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
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
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
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

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又曰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又曰奉天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益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爲前鋒愬率中軍三千

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蔡人聳觀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

以爲兒戲耳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

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甲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塵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
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
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
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
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葦爲人飾
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
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
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
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
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蔽

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
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
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
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
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其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
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
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旣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

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
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
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
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
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
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
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
煦驚而寡謀外慙中懼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
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
人或懷二心行決矣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

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
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
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
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
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晉書 武功云 歸先受之類 題 隆書

原載續武功 詩 無忘武功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帝王部

續通志卷五十五

武功

漢書武皇之興神武蓋天曹植論云仁德內洽神武外照

晉中興書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

定爾功詩並禁暴戢兵保定天下左氏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大戴禮文王之時民樂師興春秋南征北怨書

前歌後舞樂稽不言同辭越絕不占自來帝王世紀文

王一怒能安天下孟子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戰國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文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詩並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王粲詩天子

出征受成於學天子出征類乎上帝禮記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虞決要注王用出征易周王于邁詩問殷受

維命誓伐放橫書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帝王世紀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春秋元命苞承害誅害以從天心春秋商兼

弱攻昧推亡固存書黃帝伐九黎帝王世紀帝舜伐三

苗詳帝德堯伐驩兜禹伐共工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並孫卿子啓伐有扈帝王世紀啓征西河年武始北

出禮記宣王北伐詩義和涵淫肩往征之前誕將天

威威劉厥敵詩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並書保佑命爾燮

伐大商軍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並詩于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書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說苑六有苗不恭汝徂

帝王部

尚書卷五十五

武功

左

征書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詩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詩武夫洸洸詩武夫滔滔詩

耀兵饗軍詩練師簡卒爰整其旅魏明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雄揚戎車既飭詩乃駕騫冥之乘六命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詩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詩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儀以鵬鷁為旗幟列以旌為

和之門禮旌旗十里漢汎舟萬艘魏宗躬秉武

節典親御龍舟志陣為不戰河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詩致天之届于牧之野詩敦商之

旅其會如林書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詩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書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詩葛總于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貌貅戾獸黃帝教之戰劉四龍戰于

野其血元黃易戰于鳴條詩大戰于甘詩血流漂杵

並以爾鉤援與爾臨衝詩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詩

變化如神魏變化無方英龍舉翼起楚龍

舉雲興東觀詩誕將天威詩將天命明威詩董之用威並

以威天下易以威不軌左因威武紛紜司威

靈外覆王傑四外輝武威荀悅木威光左埽曹威

光遠震劉威加四海漢威震六合張威震天

下魏罔弗祗畏書莫不震疊詩黃帝威四盜蔣

帝王部

武功

萬幾論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黃帝 二十七征湯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

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衡論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 脩教為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

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尉繚子 并項滅嬴傳元古 取秦如鴻毛舉

楚若拾遺梅福 斷脩蛇擒封豕韓子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

紀 光武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煇孝武征匈奴五

王之庭典論 薄伐玁狁玁狁于襄詩 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詳帝 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川曹植 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歆 斷匈

奴隔元菟劉歆 威震赤谷賈逵永 武義四加所征者

服詳雄 霜雪被而茨棘枯絃網振而逆鱗埽詳中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徐幹 踰長城之阻登單

于之臺典論 西壓月窟東振日域揚雄 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陳思王 屠柳城度龍塞繆襲鼓 此蚩尤之兵非

人之力也史記 執訊獲醜詩 俘厥瑤玉書 于疆于

理詩 百戰百勝鄧析 克殷年豐左傳 一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

帝王部 武功

飲至以數軍實春秋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詩

增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謂太祖成算所授無不克捷

明太祖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宋趙普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宗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唐憲宗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宗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直抵大梁擒其偽主後唐莊宗東車駕南征盜

賊悉降漢光武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宗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返凡九日高祖與朕為

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政安市場高麗大潰遁去

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無人煙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驛

曰朕為將如此何如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鄧禹對光

武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唐太宗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

儀物之首以識武功於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甫成

外南望高阜使眾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

步也天德二年草討滅桓元去興復晉室北擒慕容

超南梟盧循魏崔浩謂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

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宗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驪車出蜀青蓋辭吳宋

襲四宗之緝熙班固世有哲后仁聖相襲陳思王重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治詳帝守文佳主晉陽增取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

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不慎也蓋創業之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曰方時

草昧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

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為

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魏徵欲上偃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文每侍

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偃革尚文唐蕭俛與段文昌

勸帝偃王帝厭武事光武積苦兵間厭武事因休帝

且厭兵唐蔣乂本名武見憲宗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

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慶羣臣乃知帝

且厭成憲具在元亨亦魯言世祖立拱已以聽

唐高宗永徽初帝賓禮老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姚崇繼體守文則有餘

精求治元老魁輔動所尊憚姚崇繼體守文則有餘

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姚崇繼體守文則有餘

宋史高宗贊曰繼體守文則一時繼體守文之政燦

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然可觀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元史成

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明仁景德以前足為繼

世賢君胡新安論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

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英宗時懼不能當天心

繩祖武元仁宗曰兢業守成恒以勤脩道德為孝明

帝王部

守文

守文

信賞罰為治金世宗誠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

之重萬世無窮之託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

上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

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

於持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

樂之中明孝宗時承天不貳之郊垂拱而治

丘濬上言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

脩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

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

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

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

脩勲績弘矣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

中興之瑞也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

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

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荀

荀

帝王部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
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
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
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肩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
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
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變切溘溘蒼生塵
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
橫網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
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

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
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
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
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為非獨伯
升如此謹厚者亦為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
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
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增通鑑曰
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逃言於上曰大王
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逃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
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逃為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但給予人廩布使自召募逃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又曰廣平郡王俶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又曰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又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

漢書卷之五十五
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為驗天命云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表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

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

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辭

原功光宗祖漢書弘宣祖業杜預紹先之業書復先

王之道詩復文武之境土詩復禹之跡世紀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左傳興哀撥亂詩復見漢官儀東觀漢記增

國家再造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中

興文物肅宗中興文物未定于休烈獻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建寧王倓與李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宋高宗

海言於宋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唐鄭畋勸帝還京疏

帝王部
中興

二十上宋宗軍威始盛郭子儀將銳意興復宋宗

原符慕道莊子輕四海之祿漢武志存四海之

外符得道貴而不驕呂氏春秋撤鐘懸而閑居列子

去妻子如脫躡漢武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

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詳帝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世說與元通靈白虎通坐牀生塵語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莊子請不死之藥帝王世紀至襄城之野

高往崆峒之山莊子到峨眉見皇人抱朴子執元璧見

王母魏起穆天子傳見黃蓋童子陰見紫府先生抱朴子

帝候神人史封禪孝武好方士東方朔云駕雲車史記燃

九光燈設蒲萄酒漢武帝傳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張衡西京賦通靈接神抱朴子會於西山韓子宴於閑

館相通天臺招仙人史記集靈宮懷仙者桓譚新論築

望仙觀文作神明臺三輔舊事青鸞集殿武帝故事白雲趨

宮同上西山為謠穆天子傳稷丘迎拜列仙傳玉女為王

母所臣宋巨靈告求道之法漢武故事王母授地圖周書

王母獻白環帝王世紀神女持酒孫氏篇王母仙桃武帝故事

嵩高見王母嵩山記甘泉王母降幽明錄云受道於元

素抱朴子發紫臺之文漢武內傳象罔得珠莊子怡然自

帝王部 淵蓋頌卷五十五 慕道

得列子役使百靈抱朴子能總百神曹毗朝使百神

傳列仙高息駕元圃符子甘塞裳紫宸黃帝騎龍乃去

史母升龍高躋抱朴子唯劔烏在列仙增上方鄉神

仙之事宋徽宗稍稍復惑方士唐穆宗立雖誅柳泌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仁宗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仁宗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真宗

放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思得有道之人

訪以無為之理真宗訪求道教仙經徽宗脩建

洞天福地徽宗躬受道家之錄唐武宗

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陳搏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之錄服藥以求長年宗

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治丹劑求長年唐憲煩一

州而致長年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

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告錫靈符唐天寶

一州而致長年於君父何愛焉冊為教主道君

神降丹鳳門以為拜迎天書宋真宗冊為教主道君

老子告錫靈符冊為教主道君

宋徽宗諷道錄院上章自號大羅天仙明世宗自號

冊已為教主道君皇帝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時蔡

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建金籙大齋於內

下矣徧往物色之不能得明太祖明世宗建金籙大齋於內

帝王部

洪金英卷五十五

慕道

為之道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

道李寧次闕鄉縣召見道士柴元通問以無為之

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以長

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言事甚眾但外廷無

知者真宗嘗語侍臣曰種放為朕言事甚眾朕常念

神仙神毋忘朕也機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

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道者

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毋忘朕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承禎對唐睿宗何處更求長

生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

對曰王者屏欲而脩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臯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處士王昭素

白曰冲天何益於世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宋太宗太

陳搏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

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

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真有道仁聖之主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

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

之屬和詩賦數日放還山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

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終帝世無他驗

帝王部

附錄續通志卷五十五

慕道

元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

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帝講老子皆足為戒唐太宗善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大謬謂長生可得一意

脩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齊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民熙物洽薰

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士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明海瑞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明世

宗遺白曰雄才所益益好謹計計無出出於於此此

宋太宗太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

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

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

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

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

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

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

漢書卷之五十五
三
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
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
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
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
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
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
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
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吳志曰孫

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
自擅江表鼎峙之業增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
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
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
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
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
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又曰魏爾朱兆委
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
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通鑑又曰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讐服威望大矣無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閤閤細事或談宮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昫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天下之志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讌笑收之而有餘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爲於天下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爲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

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身熱其志亦平

李賢雄才二事父失出位太尉晉安語却事安曰古今

原雄才大略漢書雄才遠略魏志曰雄略之主吳志平昔世

之雄徐爰宋書天姿傑邁晉陽秋福意思安閑魏氏春秋威鑒

電斷晉陽秋論決大事魏書沈毅大略晉陽秋舉正自

若續漢書謀經藝發圖讖東觀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詩

天才直驚人勇非人敵中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東觀壯

士何畏漢書接行賊營東觀平迴山倒海素崧迴天倒日

機陸機鞭笞天下史記正囊括天下繆襲鼓吹曲席捲天下包

舉寓內執朴鞭笞賈誼折箠以笞之東觀拔萬國之

地九州之結子傳心如饑虎志若秋鷹虞丘據河為

塞塹山堙谷善直抵南山以為關立石東海以為門史並

記增沈謀英斷宋太宗英暢神武明宣宗性英武唐明

皇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材明勇略漢光武憚帝英

睿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威德兼隆英

略間見遼太宗英謀睿略豁達大度金太宗豈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遼太宗內脩政治外拓疆宇遼聖宗闕

達多大節馬援謂深沈有大略元太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漢光武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卓敬天子明

帝王部 雄才

見萬里外光武以璽書諭河西皆驚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謂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明太祖聰明英又為南渡諸

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唐太宗祭聰明英又為南渡諸

帝之稱首宋史考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

墜緒宋史論宗贊

藝能其英左林肥更細戴對帝英

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書奇才美藝通微入神曹植

善史書東觀善草書博物志善左右射典論文帝自序

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觀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

虎於觀年紀射蛟於江漢書手射飛鳥魏志發彼小豕

詩 少好弓馬典論甘蔗為杖典論以單攻復典論曰

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

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

曰若逢敏於益以短乘長典論銅丸摘鼓漢書自御墳

箎東觀善鼓琴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極窈善音樂博物志桓巾角彈棊博物志曰魏文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喜彈棊典論曰余少所

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撒棊畫壁為像徐爰增教射唐

其巧少造宮為則魏書對奕宋潘慎脩善奕太

宗曰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德殿數年之間悉為精銳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帝王部

精益貢

藝能

書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並遼聖宗通詰訓工草隸書唐睿宗

喜學藝善隸書唐順宗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唐明皇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後唐莊宗自

教法曲明皇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自調歌曲金世宗習巧之勤

移於治國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蛟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詔示諸宮官

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事不能元順帝閱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嚶嚶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

能為君耳作無益害有益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

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歎美

原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

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劉景升子若狔犬耳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

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

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

謚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增唐書曰高祖

在太原姜暮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

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又曰太宗方

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

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又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又曰真宗立為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歎美二

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萬

世永賴時乃功成允成功惟汝賢自汝惟弗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爾之休

有辭永世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並尚書穎川蒙太守

威力指曰此太僕室也差強人意若敵國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魏志宓不空有名蜀志李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魏文寫王茲頌置諸左右

魏文後出益奇斯異美矣魏文增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宋王儉此兒瞻視非常高歡謂殿下異

日太平天子也明袁珙意氣雄豪瞻視不常遼天祚

祖兒有奇表後當富貴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

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生子當如李

亞子梁主謂唐莊宗通鑑曰

帝王部歎美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六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
增一歲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
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增唐太宗嘗謂魏王
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
中無復人矣後復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
其靈座焚之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真宗謂寇準等曰
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

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
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真宗感
歎賜白金五千兩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
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旣
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
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又曰曲赦會寧
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
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
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
忘朕言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

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二通紀曰明太

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置酒於太監之側

羣臣追舊二風禮記自樂之章奏對精神用為獻賦宗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潘岳西征王思舊勳春秋帝思舊

恩同席書封陽都侯魯國先賢傳日飽晉書餌拜河東都尉

觀東北有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傳有撫塵之好應百利祿先

死後生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思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並禮記求樂毅後漢書賜王髦孫文

傳漢書詔求徵卿漢書夷嘗有警思將帥之臣漢書單于入

朝思股肱之美揚雄入廼畫霍光麒麟閣漢書麟刻作鮑信

祭為哭之魏志圖黃瓊於省内漢書今經北館無復子

侯封張賀家漢書瞻望墳壟魏志收械墳墓魏志想

其餘風後漢書感其知己魏略臨祀袁紹魏志追思楊

修文士安得征虜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卒世祖每

果失名將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

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古聞鼓思臣禮聞

男耶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之聲則思賜金奉祀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

將帥之臣賜金奉祀百斤奉祭祀大司農朱邑子亦

然增上家藏賜詔唐文宗時李靖孫彥芳上家藏太

釋手救摹留遺物禁中彥芳又上靖所賜于闐玉帶

帝王部

淵金卷之五十一

追舊

三

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又夢若平生太宗忽夢
 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逋又帝思之甚將詔訪
 平生微所求見儀形馬周之亡術求見其儀形詔訪
 御饌祭之文宗讀貞觀政要思魏徵之因訪其後
 其後賢詔訪其後以暮為左拾遺之因訪其後觀王禹
 偁奏疏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有大勳力德宗詔
 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生有司曰
 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
 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妄論奪之自今
 有司母錄其舊勳宋太宗於大本追論定策徽宗追
 得策勳贈功臣奉祀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
 定策勳贈功臣奉祀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
 魏郡王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其量加恩典俾奉其祀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
 後殷備三恪明皇以魏周皆加比干謚唐太宗謚比干
 為忠烈封其墓

幸列子祠真宗祀汾陰還幸列子祠對五直不回故然無狂藉
 原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
 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
 登山命傳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
 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
 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
 迴上駟命鄒湛名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
 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
 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詔唐德宗詔圖中宗以來功臣於凌煙閣詔曰我行

帝王部

增監類函卷五十一

追舊

日

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
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
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
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今
顧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
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登宋真宗追封趙普為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
人彛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勲
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
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

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

司哀恤

原止恤孤而民不倍

禮記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五諸

侯薨去樂

禮周

既死不稱名

左傳

感念沾襟東百嘉幽

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

漢書

親故離災之士大彫落

魏文之思念不已

魏文

追德賦

漢書

增賜粟帛恤其家

唐太宗於

景名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

太宗於

之殯殮

所資特宜優卹

宋太祖

詔厚卹其家

哲宗於

恤

孝弟力田

宋真宗

撫恤水災

宋天禧

寬

恤流民

宋寧宗

遣謁者就第宣慰

唐

代

帝王部

帝部

哀恤

五

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韋國夫人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

此其時也元劉亨安告本華黎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張公瑾

原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左傳用之於會

同用之於軍旅禮周文申命行事易告爾朕志明聽

予告或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或樹德務本或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或僕臣正厥

后克正或懋乃后德 匡其不及 罔不同心 乃心

王室風沃朕心宜訓朕志或爾有嘉謀入告爾后 永

綏厥位毗予一人或手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土惟公懋德

惟時懋哉並書覽照前世紀為鏡戒東觀各守爾典

外時亮天功或顧乃德 高乃聽或爾正色率下入泄事

惟能或欽乃攸司或慎乃出令或雖省乃成或慎乃憲

敬明乃罰或敬明乃訓或敬爾繇獄或敬爾有官或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或率不良或保赤子或惟民康或親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或干乃或德或一心立定厥功或自恭儉

惟德無往盡乃心或爾有善朕弗敢蔽並書予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或爾功懋懋賞或非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或罔

以辨言亂舊政或無以利口亂厥官或無無倚勢作威或無

帝王部

洪金英山卷五十一

敕誠

六

無倚法以削_文罔違道_休無忿疾_官無傲從_康汝無
起穢_懋無載爾_偽勿用非謀_無罔酒于_酒弗腆于
酒_無無彞酒_八矧敢崇_飲善德將_無醉_並于_節酒慎言
帝魏_文帝_心作福作_威害于_而家凶于_而國_文爾惟自_鞠命
汝自求_毒罰及爾身_弗可悔_無替朕命_又無棄朕
命_陳師_鞠旅_聚衆而_誓爾_巡師_誓衆_爾嗟我友_邦
冢君越_御事_庶士_格爾衆_庶悉聽朕_誓以爾衆_士奉辭
伐罪爾其_奉予一人_恭行天_罰爾尚_弼予一人_永清
四海_予以爾有_衆奉將_天罰_致天之_罰各肅將_天
威_底天之_罰假手于_我有命_予弗替_上帝有_夏多

罪天命_殛之_商罪貫_盈天命_誅之_予畏_上帝弗_敢
弗正_予弗順_天厥罪_惟均_勗哉_夫子尚_桓桓_尚
迪果_毅以_登乃_辟我武_惟揚_侵于_之疆_罔或_無畏
寧執_非敵_威克_厥愛_允濟_愛克_厥威_允罔_功殲_厥
渠魁_脅從_罔治_並既_敬既_戒惠_此南_國稱_爾戈
鍛_乃戈_矛杜_乃獲_斂乃_寘峙_乃芻_芟無_敢弗_多
峙_乃糗_糧無_敢弗_逮火_炎崑_岡玉_石俱_焚功_多有
厚_賞不_迪有_顯戮_用命_賞于_祖弗_用命_戮于_社其
或_弗恭_邦有_常刑_爾無_弗信_朕弗_食言_並增_敕以
政治_根本_唐文_宗時_李石_請臨_遣十_道黜_陟使_敕以
帝王_部治_根本_使與_長吏_奉行_之乃_盡利_病

戒飭諸郡守臣

宋孝宗

飭吏治

漢章帝詔曰夫俗吏矯

厭之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

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

怨心其勉思舊 詔舉劾 昏以弛為寬以苛為察以增

賦斂為勞以出入刑罰為能而部使者莫之 璽書勉

舉勅自今其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

勵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 戒勅外任 宋真宗時宮府

每授任於外必書 親戒武威太守 漢光武以睢陽令任

令畢士安戒勅 面諭江浙平章 元文宗以張驢為江

戒之曰善事上 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 吏肆誅求詔

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其誅求下詔戒飭 江調軍食帝疑其誅求貧民乃下詔

令戒飭 宋理宗詔曰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 疑

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

戒 手詔戒諭大臣 宋孝宗時十一月 太過則失大臣

之體 宋太宗戒賈黃中曰小心翼翼君 以八事訓飭

在廷 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揀

親書九事戒之 宋孝宗以虞允文知樞密院 太恐以此

敗 唐太宗戒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是必為累

宗時宰相實參任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 密加詔諭 宋真宗以陳

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 命宰相戒之 宋太宗以王禹偁

斷然重事宜付有司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唐文宗敕狄兼謨曰御史

宰相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

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樞機之發不

帝王部

尚書

敕誡

可不慎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

悔不**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宋仁宗詔諭臺諫為耳目

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洗心飭行**

其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者罪之**欲面舉**

毋縱貨賄宋理宗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

公等過失以相戒太宗謂長**草書戒酒二章以賜**

易簡嗜酒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丁寧告誡幾三百**

言奔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誥丁**敕太子**

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序祖訓**

以善小而弗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序祖訓**

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

易鳴呼其**敕內官**明太祖敕內官毋預外事凡

敬戒之哉**序**

大誥明太祖以天下臣民舊染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

化為之親**訓諭江南臣民**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廷

親訓諭之諄諄數千**以璽書諭河西**漢光武諭賈融

無分民自適**數以書誡之**明仁宗為太子

已事而已**習撫勞**數以書誡高煦

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子路**

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論**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

也出車勞還帥也林杜勞還役也**序****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增循行慰撫**唐

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

南令靈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眾宜擇羣臣明識通

帝王部

撫勞

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蠲其租
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
饑民凡活五十餘萬人
撫循將士
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
遣使褒勞
富弼在

報出撫慰歸戶
遼聖宗時耶律善補招亡入宋
賜勞
優厚
明仁宗為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赴京師過鳳
厚
親勞之
宋太祖時劉昌言為陳洪進功曹洪進
皆慰勞之
自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
紀年
西晉帥陰戎伐顧
景王使辭於晉
春秋
弗知稼穡之艱難
惟湛樂之從
大厥父蓄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
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冤結州郡不理
非有斬將
奪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
並漢書
詔

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敦亂
後漢
增欲加譙黜
唐太宗
者不責一旦誚讓
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略不合
切事
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
且加切責
宋李昉罷相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
點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
必形誚讓
宋陳恕便殿
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言
必形誚讓
宋陳恕便殿
未深悉必形誚讓
恕斂板蹙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
容俟意稍解復進
怒執前奏終不改易太宗以其忠多
從世
下詔切責
宋琪與柴禹錫朋比太宗惡之宋琪以

帝王部
貴讓

帝王部
貴讓

帝王部
貴讓

帝王部
貴讓

帝王部
貴讓

帝王部
貴讓

帝王部
貴讓

錫禹 詔書切責 宋太宗時樊知古 將面詰之 附權倖

事覺徽宗 督責大臣 漢武帝太初間朝 名諸大臣

切責 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 以吏事責三

公漢光武功臣並不用 手詔責宰相 金章宗時賜宰

不淳官吏 以事詰責丞相 李善長 數以職

苟且責之 彼將以不職辭 明孝宗時清

事見責 漢哀帝時鄭崇 彼將以不職辭 寧宮之役下

兵部撥軍工萬人 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 督工者

訴於上 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 學士劉健曰愛惜軍

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 温旨勉留猶未已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 命工如大夏所減

姑為容忍不欲深責 宋太宗讓張 還曰別當詰責

宋郭載知天雄軍 誣奏切責竇憲 漢章帝名竇憲切

市糴麤惡太宗知之 切責竇憲 責曰深思前過國

家棄憲如孤 詰責諸常侍 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

離腐鼠耳 曹常言黨人欲為不執今

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 讓李宗閔 唐文宗讓李宗閔

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讓李宗閔 曰爾常詆鄭覃為

妖氣今自 遙見免冠觸地 明孝宗時李夢陽疏言

為妖耶 遙見免冠觸地 貴戚驕恣指壽寧侯張鶴

齡也上初下夢陽獄既而釋之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

入侍酒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 知第遠見大張

免冠觸地蓋因夢陽 責以負約 唐太宗與高士廉等

之言而罪壽寧也 責以負約 郭子儀執藥葛羅手讓之曰

利以負約而語 讓其負約 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

亦不薄奈何負 讓其負約 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

約深入吾地 讓其負約 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

大亦猜忌 讓其負約 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

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

帝王部 猜忌

無人負我 有勝已者以法誅之曹瞞眠不可妄近近輒

斫人欲危已已輒心動世書啖野葛飲鳩酒博物志曰

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 **增性猜忌不悅學**隋文帝性猜忌不悅學既

任智以獲大位因 **猜忌刻薄強明自任**唐德宗為人

以文法自矜明察 **猜忌刻薄強明自任**唐德宗為人

標急多猜忌金海陵為人標急性本猜忌金宣宗五

代之君多猜忌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

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尤忌

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得免宮中

知名士隋煬帝帝素疏忌之唐高祖於使我毛髮灑

浙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為冢宰奉冊既罷上謂左右

縱酒納賂以自晦李淵淵遇疾不時謁有甥王氏在後

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曰可得死否 **恥見屈於正**

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恥見屈於正**

論而忘受欺於姦諛 **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之賣**

直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

察以聞並唐德宗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列子微行期諸殿門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萬出從期門下 **富平侯同輿**並漢罽服

旗帽風俗通 **白衣袒幘**漢書降尊就卑懷璽藏蔽紆便

旋閭闔周觀交隧張衡西亭長不內宿於逆旅北

至湯池西至黃山並漢出入市里 **微服看**紀世數

帝王部

帝王部

微行

紀世

幸鄧通家

通風俗

醉飽吏民家

漢書

召逆旅夫妻賜金

千金

漢武故事

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

潘賦

若神

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

西京賦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西京賦

棄萬乘樂賤事

志怪

執干戈守空宮

並漢書

蘭池

見窘

史記

客星逼坐

志怪

增帝立風雪中

宋太祖數微行過功

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上

帝曰已遣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榻坐堂中熾

入門立庭中

明宣宗頗微行一日夜半從四騎至楊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

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微行至朝天宮前

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

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

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

也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十

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晉下壺墓也命掩

之為立廟命有與市中過酒家

偕衛士沽酒趨拜曰殿下何如此輕行文皇還宮召之

微服觀使邸

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

年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侍錢寧張

銳張雄等日導上遊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關

至宣府彬等為上營鎮國公府第於宣府樂遂出居庸關

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
車駕幸臨不謝明宣宗
幸之語自是邸報聞四方
不謝對曰至尊夜
問楊士奇車駕幸臨曷不謝
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恩幸

原非有材能婉媚貴幸
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
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

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
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駸駸具帶傅脂粉化閑籍
也之屬也
富侔於王者通風俗
權與人主侔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卧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駸駸 傅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

前漢佞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絺錦賜及武庫禁
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
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增出入卧内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唐明皇 侍禁中連榻而坐明皇於

得預宮中祕戲 妻出入禁掖宋徽宗於 觴詠唱

酬字而不名宋著作郎劉鳳言孝 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後唐莊宗 同卧起明武宗御豹房與 莫得帝所

在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 閒擊毬鬪雞呼

之不名姜 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王毛 此曹奴隸

耳劉珙言 進見無時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蔡攸 遊戲近郊並騎鎧胄與上莫辨江彬錢

室帝世 奢侈宮人不殊樂不珍饈或風不殊 宮

原觴酌有采樽俎有飾 食器雕琢茵飾雕文韓 宮

帝王部

謝恩表

恩倖奢侈

古

室崇峻輿馬奢侈帝王世紀披珍玉之衣子傳作麗華之

室帝王世紀宮人不移樂不徙懸三輔故事庖厨不徙後宮

不移上林賦如糟丘酒池賈氏新書肉園酒池淮南子

酒池肉林三輔故事車行酒騎行炙帝王世紀曰紂宮有九市車行酒馬

炙行不桀為玉牀淮南子紂為象箸世紀甲乙之帳漢書

珠璣為簾三秦記收美女以充明光宮漢書女樂三萬

人管子美女二千人漢書峻宇雕牆書窮妙極麗

羽飾之宮木衣綺繡土被朱紫並漢書殿居複道周閣

相屬史記大宮千里世紀鹿臺大三里新序阿房坐萬

人史記瑶臺玉鋪管子瑶臺瓊室賈氏新書辟臺穆天子

玉堂漢書璇室象廊淮南子千門萬戶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石脂為泥漢書黃金塗階漢書三投

珍物為沙丘苑世紀前廷植玉樹漢書增崇尚浮屠窮

奢極欲晉簡文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場

帝魏徵頃既奢靡思用人力十漸功用奢廣唐敬宗冲逸好宮室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主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帑庾充溢

爵財物如糞土累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唐太宗嘗

朝所儲掃地矣其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唐太宗嘗

帝王部

奢侈

奢侈

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

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

漸也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及矣帝咨美之

府藏宋主邵奢欲無度侍中表觀因盛稱高祖以麝

塗壁齊東喜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

以珠玕瑁飾宮殿孟昶在蜀專務奢靡所鑿金為蓮

花貼地齊東昏令潘妃行其止帝金屑飛空如落雪海

陵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王離宮四十餘所隋煬帝

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王離宮四十餘所自長安

至江都離宮宮城左右離宮數十昶鑿大伾三山

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再相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

是大興工役兩河良嶽花石之擾京又欲廣宮室求

之民愁困不聊生

五入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

侈麗高廣相夸浸淫及於良嶽矣以朱勳領應奉局

花石網於蘇州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勳密取浙中珍異

以進後歲益加增舳舻相銜於淮汴勳於是搜巖剔藪

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

用黃帕覆封指為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

苑囿山林之制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

獸之聲四徹宛若不負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

之力至五百人金陵營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宗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張蘊古珍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身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唐徐惠

帝王部

崩監頌卷五十一

廢立

五

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選賢為正

漢書八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春秋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春秋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漢書太尉上

璽符史記太后投璽綬魏志其就宗正府漢書辟止西廟

魏志令聞日新四海注意王隱晉書伊尹放太甲以寧殷

魏志臣寧負王不負社稷木司馬孚悲不自勝魏略曰

帝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增清置

嫡庶侈僭相傾唐房元齡嫡庶不明紛紛至今唐太宗謂

大臣曰秦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

憐之褚遂良曰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可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有廢必有興武

如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奈何廢子

而立德相可常處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奈何廢子

立姪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子而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善而以廢立事

白后宋史彌遠忌太子竑欲立貴誠寧宗崩彌遠遣皇

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曰

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及入后拊

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建議復儲明景泰廢上皇太

遂立之竑出居湖州大建議復儲子見深而立子見

濟為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疏請復儲禮部郎

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立天下之大本詔

與廖莊俱下獄同死杖下莊謫定羗驛丞綸仍詔太

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歎良久擢禮部侍郎仍詔

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唐太宗時平則先嫡長

帝王部

崩蓋負凶卷五十一

廢立

七

世亂則先有功唐寧王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

於嫡長明成祖諭

中章昏德一未與

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持醉

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更曰覺兮較兮吾大

命格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

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

適湯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

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

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

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

其男為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

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

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

謂通而蔽者也晉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

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亂嗣廢斃豈所以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

此也增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

帝王部

增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

昏德

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

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又曰初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又曰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祿以爲

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糶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

也

大昏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

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為

德

以逸豫滅厥德

詩黎民咸貳

書

爾德不明

詩

昔不明于德

詩太康尸位逸豫

太甲既立弗明

書

弗明

書

興

居無節

詩

起居無常

詩

舍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詩

屏棄典刑

詩

不用古法

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

行謂祭

無益

弗戚于民

書

無志乎民

春

不臧覆用

詩

無功者賞

六

元首叢脞哉

萬事隋哉

弗惠阿衡

詩

帝王部

精監頁

卷五十六

昏德

帝王部

精監頁

卷五十六

昏德

放黜師保詩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書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書君子為下小人為

上六韜典親小人遠賢士諸葛亮不知用賢尸子賢人放

逐詩左彊在側淮南子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詩五諫

者為謗史記信者為誣六韜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念

子慘慘視我邁邁出話不然易善人載尸詩君子信

讒如或酬之詩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不諂已者

大而梏之賈誼新書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詩縱惡自棄書悖傲滋甚魏志逋逃是崇

書詩為長信宮博物志起河間第續漢書一肉作色荒書

世子為政六韜婦人與政世紀婦言是用書惑後

妻言世紀斷茗華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山民女

子焉斷其茗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

褒姒同乘並列女傳發烽乃大笑世紀天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書豔妻煽方處詩宮內九市六韜為肆販賣

天身為商賈與從官飲並漢書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

駟如冠狗弄彘並漢書外作禽荒般遊無度十旬

不返並書朝冒霜露外書被塵埃口倦叱咤手苦蠻

筮漢書豆甘酒嗜音書好酒忘身尸子糟為丘六韜懸

肉為林三輔酒池運舟帝王世紀酒池牛飲六韜威儀幡

帝王部

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威儀忸忸十載號載叟亂

我邊豆屢舞傲傲 側弁之俄屢舞傴傴如蜩如蟬

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 詩並 長夜之飲 紀世 三旬不出

聽政 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 會靡靡之樂 紀世 矯誣上

天 良弗敬上天 於自絕于天 書並 東虧三光之明 傷億兆

之望 漢書 逆天道絕天德 世紀 宮洩天氣發地藏 公太 舉

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 淮南子 戮天射天 並史 增

性昏懦 南漢劉銀 為政昏暴 同上 放蕩之德 干寶論 上和

事天子 唐中宗 昏於上 唐張公謹言 昏童失德 唐穆

敬皆昏童失德 以其在位 突厥可取 昏庸相

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出帝昏亂 晉出書 昏庸相

繼懿僖當唐政之始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 宋太宗

劉繼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 唐懿宗 是以古昏主方

我唐次積十年不遷 韋臯鎮蜀表為副使 德宗諭臯罷

篇上之德宗益怒 曰 所謂下愚不移 唐書贊曰 中宗

是以前古昏主方我 曰 所謂下愚不移 親遭母后之難

而躬自蹈之所謂 自傳粉墨 莊宗 野裸逐為戲 陵金

鋸灼去皮截手足 海陵命所獲 天毀民居以為材

煎死大膏以為油 海陵造戰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 武

宗即位劉瑾等八人導上 行天下章奏付瑾剖斷 自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 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 朱壽巡邊 召梁儲面

稱大將軍 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 朱壽巡邊 召梁儲面

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 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帝王部

洪金英函卷五十六

昏德

三

用大將軍鈞帖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書溺其所甚

愛大忘其所可戒唐明皇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金海煎及失政心為由天不章秦於堯倍禮不自

原天厭周德左傳周室道衰詩天罔不矜曹植為構怨

連禍詩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論周鄭交質王祭不供不四郊多壘並左盟於

太室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狩於河陽春秋姬厲失

權書周舍逃責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後分為

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迫責折其玉斗失其金

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椎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王斗失其金椎注后

宋失其玉鏡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秦

失金鏡書九鼎入秦史記步至河上盧次曹陽帝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袁山松質唱乘輿

載帝幸營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星流

矢激螢火照道並獻帝麴屑為粥漢晉燠茶煮飲

四王遺事御前作糜漢客舍作食四王遺事曰收八方

聚斂不知增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察庾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由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帥之不讓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魯

帝王部

失政

帝王部

褒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干寶論百隋政不綱天下

搖亂隋許世緒語唐公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是奸則鑽毛出

羽惡則洗垢索瘢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

消道德之旨未弘而鏗薄之風先搖魏徵曰內寵

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若

商賈舉選之署若闐闐居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

奸冒進唐柳澤言墨天寶以後政治少懈致未

優武尅不剛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愈六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

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信用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

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再失河朔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及朱克融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兵既少臨時

召募皆烏合之眾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

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

再失河朔訖於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仁而少斷

唐亡不能復取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僖宗疎斥

勝冤憤飲恨而已宗正士狎近姦諛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

為誕謾宋徽宗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宋寧宗無大失

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寢甚宋度宗崇信誓御獎用吏胥

帝王部失政

苛刻成風舉措失當

宗金宣

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

於宰臣

宗元成

五士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壁為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為

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為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為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為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增隋書曰文帝諱堅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

帝王部

開監類卷五十一

禪位

七

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曰高祖禪位太宗

睿宗禪位明皇明皇禪位肅宗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曰徽宗禪

位欽宗四高宗禪位孝宗孝宗禪位光宗光宗禪

位寧宗

原貴而無位帝亢龍有悔並選賢與能十格文祖並

帝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命禹而推受堯堯待舜

王若棄敝屣館於貳室並孟王贈昭華玉世紀授

益地圖輯五瑞師總朕師並增三讓乃受唐書曰

於帝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

皇帝璽紱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王也急於禪

代梁太祖急於禪曆數有歸實惟天命興亡之效

豈伊人力唐受上答天戒唐睿宗傳位付託得人

宋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

以倦勤諭之乃先下建儲之詔隨內降御札勉諭再三

於是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前乃略就

坐班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

冒兩掖輦以行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可以無憾矣

討論典禮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紹興傳位御筭盛

典再見孝宗傳位日上御紫宸殿周必大言陛下與位

顏因哽咽不能語上亦泣禪位制書出於袖中宋太

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內禪制冊人服其雅孝宗內禪

制一時制冊 **獨當事勢之難** 宋史寧宗贊曰寧宗受人服其雅

失禮節可 **不得已而為之** 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

謂善處矣 謂善處矣 **不得已而為之** 上皇之號月魯帖木兒曰

登遐

山陵國忌日附

原天王登遐 告喪曰天王登遐言若仙去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

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遏絕 **萬國縞素** **殂落** 舜典二

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 **即命遺後** 又云古之王者知命

載帝乃殂落百 **諒陰**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 **違**

姓如喪考妣 **世貽法** 猶貽之法 **即命遺後** 不長是以並建聖哲

著之話言告之訓典 **顧命** 周成王將崩作顧命 **遺**

而後即命以為後嗣 **叩心** 絕 **稽顙** 檀弓云觸

詔薄葬制三十六日之服 **叩心** 也 **稽顙** 地無容曰

稽顙 **行號** **巷歌** 並劉 **晏車** 初崩 **鼎駕** **三后在**

天言登遐而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子

七月而葬同 **天奪九齡** 王文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

諒闇 **八音遏於四海** 西征 **增易月之後猶執通喪**

朱熹曰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 **退就**

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 **退就**

休養畢三年喪 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喪 **朝衣**

冠皆用大布 詳 **素冠麻衣麻經** 明仁宗即位時上喪

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

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遺詔今未可援

以為例且仁孝皇崩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以上聞

今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

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

帝王部

登遐

三

反不及士奇 吏民三日釋服 漢文帝遺詔天下釋

服臣民無別 唐代宗崩常袞與禮官議禮乃者遺詔雖

二十七七日乃除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

宜二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

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

稱循吏良吏豈胥吏乎袞曰禮非天降地出順人情而

已且公卿大夫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

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

之曰臣哭君前從吏扶立殿擗上祐甫指 元臣定策之

密 元世祖大漸平章政事不忽木與御史大夫月魯那

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預何邪乃入

言于太后太后名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但

觀臣等為之至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 孝宗顧

非宮中所宜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 命之詳

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

近前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

此疾殆不能與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

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法度不敢怠荒然

強也因呼水漱口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

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東宮

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可即令吏部舉行皆應曰諾時

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季璋捧

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幼年好逸樂諸

先生須輔之以正俾為令主健等皆叩 升遐之日遠

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近哀慕 周世 止殉一事高出古今 明英宗大漸處分

殉葬書畢命將去閣下看令為潤色李賢陳文彭時驚

愴捧讀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聖明不能及此而止殉

一事尤高古 原山陵 軒轅丘 山海經曰窮山際

今真盛德事也 銅雀臺 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 橋

敢西向畏黃 山弓劍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 長陵 漢張釋之曰

帝王部 棺無尸惟劍鳥在 登遐

陵一抔土陛下天崩而憂祀國祀國人有龍去而

何以加罪焉哭軒臣上帝於荆山下鑄鼎成乘龍遵七月之禮

畏百年之神大戴禮孔子曰黃帝堯葬穀林見帝紀

舜葬蒼梧象耕鳥耘歸睭魂於東岱引靈駕於西陵

帝哀謁廟拜陵晉主導字茂弘自漢魏以來羣臣不

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容衛靈輿增營

作陵邑漢成帝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賓客子弟

職數千萬上賜陪塋地唐太宗十一年營九變山為

器擅移皇堂宋丁謂為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都監

宜子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王曾覆視還對

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

驚怒甚欲并誅謂以馮拯博訪名山宋寧宗即位趙

言乃止誅允恭斥謂於外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都監

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

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王約山陵費宋神宗

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王約山陵費宋神宗

方平名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制從儉約

對曰遺詔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制從儉約

明太祖山陵之制皆預營北山石槨顧謂羣臣曰嗟

乎曰使北山石槨用陶瓦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

雖無石槨又何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

戚焉帝稱善昭陵石馬闡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為

常所乘破敵馬六疋安於昭陵闕下又祿山事蹟潼關

之戰賊將崔乾祐見黃旗軍數百隊引與鬪俄不知所

宮前後昭陵奏是日靈原國忌日登遐之日違世之

辰不如喪之情考如喪攀驕之日標式祠部式國忌

帝王部

淵監類編卷五十一

登遐

元

永不樂忌日 增議忌日用樂開元時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

日享廟應用樂裴寬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

停光陵朝拜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蓋宣宗穆宗兄也

原義道以霸禮記取威定霸春秋王霸務焉白虎通駁

而霸孫卿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五霸三王之罪人

孟平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左傳求諸侯莫

如勤王明天子之威敬王命成禮義國語

尊周室和諸戎狄以正諸華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論語九合諸侯如樂之和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文襄之霸不煩諸侯宣昭

令名昭禮命事大蒐示禮伐原示信諸侯相滅

桓公恥之存三亡國以屬諸侯遷邢於夷儀左傳

九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封衛於

楚丘左傳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忘亡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春秋姑三舉而悅淮南一戰而霸寧東夏平秦亂

螺霸西戎春秋并國十二開地千里世紀力制羣雄袁

松艾艾奸雄漢書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增王任德

霸王部秦專刑而霸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

兩失唐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王伯令狐德棻對不能知人害霸也

帝王部增王任德

霸王部增王任德

帝王部增王任德

帝王部增王任德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

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 魏徵引管子

任巧智斥謇諤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 諧附者無

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 景雲初韓琬上言 山東之地王者不

得為王霸者不得為霸 杜牧罪言 禮賢得士 唐書論李密首勸楊元感

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 取威定霸 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

在此一舉 後唐莊宗伐梁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 張承業對莊宗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 南唐李煜表 略有江浙之土田討

平一方之僭逆 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 官家

世承襲已及百年 吳越王錢俶表 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

之江山 宋太祖與吳越王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贈譚函卷五十六

之云山吳越王與
 世承襲吳越王又百平吳越王之堂蘇有千里



